



畫幔錄

明鈔本 胡心耘手校

甲戌冬文祿堂主人王晉卿從蘇州購此書至只重
其為明鈔未知校出誰氏手余審是胡氏手迹因以
重價收之黑紙書衣金雲莊家舊裝皆如是韓
涑仰嘗閱之黃氏滂喜園火友朱某者此藏書家之
故實不可不記書中愛閑居士桐軒主人藏書印三印
疑是全文圖記俟再考之甲戌十二月致翁誌



畫幔錄

藏書

藏書

藏書



吏部侍郎張舜

吳岳碑



所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聖八年書為黃巢所

推字重疑衍何焯校本
不重
辦何本列何本
辦何本刻

摧剥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發三驛列工亦然徐
常侍謫三山過廟下徘徊旬日察碑之興功不可
得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唯而去



再何本
再何本
亦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
頓五斤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殮一日大
年曰再為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日柰何
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再自此改呼

子嘗登大任倉窖仍存各容數十萬遍冒一山之上
李密坐據教倉便謂得計亦井蛙耳

何本無若字

何本無頸字

何本寒食上有一日字

雙何本雙

校改兩

何本勃然校改

教蹊

何校重累字

暉字据何校增

又据何校分段

何校父下何校增

左遊來字

人曰乎

閱

齊何校雙何校

兩

術

擅何校

袒

裏何本

裏骨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閉相善也推埋無賴靡所不
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若道士見之問其能曰
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顯右作崔在作
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再曹各於項
臍自愛再之雀銜穀再之鴈出瓮乃亨顯之時也
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
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
辨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辨不辨且看瓮裡飛出鴈
郭祖秉旄之後雀銜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銜穀馮
秉旄鴈自瓮中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暉

馮繼業之父朔方節度使衛王劉伯壽少年不羈其
父暉尸京每旦父趨邸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

入其自課書史從容無闕一日早至白碧樓下天
未明獨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
共茶老曰人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
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
欣然從之既上闌無一人老人一奉已斗餘矣熟
視伯壽曰少年神清氣足可以致神仙然肩骨低
一指猶位齊三品至老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
授以丹雘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
於嵩陽是時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
予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
頽而笑曰三年少乃再耶擅露髀股示人皆肉皮
裏而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未歇歌所

為大曲畧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旦不眠
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國初侯涉木強人也主銓事雷德驤詣部求官擬寧
州司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一勾

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傳破布單施虎徑中木

葉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怒微若奮厲便能回

半身虎怒傾倒不能去就擒既剖剝腸皆斷虎身

臭到無耳鼻中雖尽力無能去之以至頃撲而

而死開腹腸爾斷俗云蚊子咬殺大虫本草著八

月後蟬與虎鬪而虎敗八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

知有所窮也

何校云怒一作恐

固何校

傾何本據何本補

到口無何本作頃何本

爾何本亦

敗八虎何本作敗

何本婦上有俚字

冠何校黃冠

瀟何本米和

多人滿何本作人多誦

此十三字據何本增

業社

臨潼縣驛前有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為正使一為
即官正使者一田一劉即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
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卿
坐市易錢不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鳳翔婦與寇通奸即姪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至英廟
登極赦到宣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口余未之
信至岐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

瀟漫菰蒲魚稻米取不貲於是詩落成多人滿

羨西南水心有現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

不復出像乃慈聖光獻法容云

寧州之南二十里寒社以狄梁公兩為寧州刺史民

有何本

十何本

何本有本末毫末工役皆自八字

何本作豳豳遣

何本以

夕何本

道何校如何本通如乳

何云礼下刻本作恭今何本

當低一格 賈何本

何本十校云十刻本作千

何本無也月二字校云城字上刻本有月字

何本無也字何本空格是稷字校改復

五何本

河中人異同但標于

判官 幾

立祠植束取兩束之義今有民社前一日祭謬為
早云

本草著糯米為稻米累朝釋畧數十言無一字言堪
為酒正如白氏六帖錄禽遺大鵬也

北虜待南使礼數皆約未

幽豳遺發之帳前人以為勞樂列畧三百餘人節
奏訛舛舞者更無回旋止於頃挫伸縮手足而以
角抵以倒地為負兩人相持終日歆倒不可得夕
物如小願道蔽其如脫若褫露之則兩手覆面而
走深以為耻也待客則先湯後茶揖則礼 今人
唱喏乃喏也非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喪馬七千足城下沙烬中大小團茶

可捨也乃是將以賈人頭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
陷李舜奉以筆摘畧數千百字以燭蠟固之付有
司上之實遺奏也神宗得之不勝悲涕累日是時
胡人也月雖入城而未偏左右以馬御之舜奉以
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僵躡人也猶見之李 上
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內然夜黑
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
人無道者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五三五頗符合
疑亦有之

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
二年裁两次杖罪元豐中河人劉勃自南京軍巡
官代還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斬刑六

十餘 馮二十七此一完數也紹聖二年冬予至
陝府三年七月裁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
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傷生所未見也子
殺父父殺子各一兄弟相殺妻殺夫者教人

士人卒止不可不慎也迺見陝西一漕使為當塗薦

終南太平宮道士張景先既前席與之並轎同塗

所在官吏迎送漕使自轎中奉手揖景先亦奉手

至咸陽為一監官大詬使人捽腕被辱漕使竟無

如之何現者快之景先後主亳州太清宮黃履守

毫每走見執弟子禮內寢饋食再拜問遺必百謙

憑陵郡官狎飲無所不至范彞叟來客將贊名儀

石南一喏而退現者又快之

捽腕

繼

說何校云說刻本作說

何校說

正 劉何云一作龔擔

何評云美為錢思公打造
嫁女奩後拜官即為錢婦
情景宗為丁謂治第役
卒丁敗楊貴即得賜丁

第 穀何本或朱

廿一字据何校增

是日諸陵上食故事不御
前殿即自東西上閣門
喚仗

何云閣刻本皆作門

王銑為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

寒熱脩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既而選尚主不逾年

身居之政與劉美打銀楊景崇宗擔土事同

黃巢入長安若王孝之難僖宗再狩近穀之民爭

入攘室貨唯幽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或添其

工緻精采非今人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

像崇丈餘精彩照人旁視可畏土人云國初欲置

之京千人不能卒每有軍事則守臣致告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是也大明宮太極殿與宣

政正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延英

後第二橫街才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謂

之入閣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

何校云
若刻本
王孝之
難四字
疑

考字据何校補

至策問

旦出暮何校

弛何校

何云閣刻本作門

留

慶殿排行殿後即是橫街伏入而無所屬故未始
嗅伏皇祐中考

求入閣故事謂之入閣儀以致問策貢士久之不
決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指內次第翌日喻執政
始判然初以謂入閣自是一儀也

仁廟慶曆初改錫慶院為太學都下率子稍稍居之
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
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以太學火禁唯小三館祕
閣令脫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再諸生方敢宿繼
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
今乃千數人矣

大札自中散大夫至通直郎一等支賜元符星變自

三省樞密院皆乞罷

唐制五品階不着緋三品不着紫今參知政事宰臣
皆着緋也

茶

所好玩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墨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
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
惡濕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玩則同也

韓玉汝自言為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
聆其語似齊人坐問序揖後酒到輒尽時酒行無
算盞空則酒來不食頃畧已數盃意侶醺酣玉如
獨念鄰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
滿引任醉無害今萬一為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
同院是何言矣不看殿上主人柰何不喫亦不能

片何本之
校改片
何云再字一作弄

賢

東水何云當
提行

拚

何云檢一本險
常

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為你一箇

祖宗朝內臣出使不得預職事外事責軍令狀東水
門外竟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
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
因諷寺僧為拚覆僧曰屢掩屢開不可曉十餘年
前有陶姓人作寒食冩後不復來陶為人輕檢嘗
指其頭曰必戴貂蟬今則鬻骸亦不復見矣

錢若水暇日在家延一術士戒閤者不得進客既而
門外喧爭久之呼問閤者曰有一秀才欲請謁辭
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進則刺字書云臨江軍進
士王欽若既入無冠頭巾皂衫黃帶雀躍嘶聲而
結喉鄙狀可掬錢之意甚輕之術士一見不復顧

何校刪之字

錢側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頃王辭術士不揖錢褰
衣從之錢大駭使人呼術者詰之乃曰斯人大富
貴人也名位寿考無不極但無嗣當以外姓為嗣
既卒真廟俾其壻張環主祀

爾
久喻重學

李舜舉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嘗寤之一日謂曰再
養取一子服事舜卒敬唯之夕之又諭旨唯如前
近年又喻旨舜卒謝曰臣惟有一子待與陸下監
稅

幽其何校
具

何本作忽

幾

全

張璞者幽人少屢盜其丘之役應募坎窞得官後為
正使帶親御器械汪原鈐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
叩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蛻殼如蟬竟
三年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金發其墓取金帶

何云詩一作許乃許之誤

宗何本皇 校改宗

飲字据何本補
程文簡三字据何校補

鹽坐 分

挹 滴 始

重飲字

寺字据何本校補

何本字天字則字兩作雨 文

何云因鍼一本作感

耳何本尔

何校刪故字

脫葉据何本補

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末予過其門見嚴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像乃近年筆多為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詔誥無一存者乃

抵罪世謂不葬之罪最有徵驗

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歌揚大年不作詩於上前真宗遣近侍諭旨作詩大年竟不

作

飲流如寇萊公蘇易簡程文簡其次如何中立錢明逸每宿

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喫酒是筵席筵席客無數一

巡酒一味食也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薨蓋

一隻青藍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恐多酒

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肯否往往不知

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洒姑可謂之

酒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中

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因飲鼈飲鶴飲

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

因飲者露頭圍坐鼈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

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一盃復登樹下再飲耳

慈恩與含元殿正相直其來以高宗每天陰則兩手

心痛 知文德皇后常若捧心之病因鍼而差遂

造寺建塔欵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層後減為七層所以虛照詩十層虛空四十門

開面面風夫高宗知母之誠篤哉而報母之恩何

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輔鎮即唐鄭魏公莊也田邑極彫弊不

蔽風雨嘉祐中求唐賢之後有道嚴者中人驩然

相率出城看夜叉既至寢次見之短如人形狀正

如圖畫者髮朱皮如螺蚌腰着豹皮褲現者畧數

禪何本

曰為官負持去盡矣唯
有周時澄城縣帖狀
輩數種有免車牛狀
縣判云魏公唐室勳賢
名傳青史既是簪纓
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
車牛特免今之縣令敢
尔乎

凡自岷州趨宕州泂水而行
稍下行大山中入棧路
或百十步復出略崖登
蓋不可乘騎必步至
臨江寨得白江至階州
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
傳所不可行狹之山水
秀絕天下無有也臨江
之上處當大山西
望雪山日冕如銀其高
無際出眾山上居人曰
此雪山佛居也有師子
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
是蜀所記無憂城東
上望龍山積雪如玉者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
驗間召草澤許用鍼
自腦後刺入鍼方出
開眼曰好怪翌日聖
體良已自尔以其穴
目為怪穴鍼經初無
此名或曰即風府也
房州醫者雷震自言
少時在襄陽一日雨
過城

千人常以大樹庇身累日乃不復見又隴州吳山
縣漢高村閔中李氏所居一日大雨有物墮庭中
如馬臺狀乃一皮撲頭也垢膩寸餘蛇蟻出入臭
聞十餘步李氏子欲焚之長老曰不可然雷鳴不
去在屋上夫餘現者不少衆現之火間黑雲如墨
下庭中遂失去

元豐中詩獄與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
後劉貢父於僧寺閑話子瞻乃造語有一卒子與
同里子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
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典着賊贓
暫出回避一日卒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
日為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着

賊詩子瞻亦不能喜愠

柘枝 据何校改

古显鳳翔府麟遊縣每令長上事必作招袂舞其節
奏與諸處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宮本山縣無妓子
但上以手分書耳

堯之治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啟陽文忠公序唐
曆志以無補於人倫

席 何本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庫代
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
曰這箇使不得

張安道晚年病自家厚資南京庫帑不迨也常閉目
使人運筹一笑差必能擿之庫物精粗分毫不

謬

蝸何本 蝸入何 棟沒 餘何校 數

曰為官負持去盡矣唯
有周時澄城縣帖判狀
輩數種有免車牛狀
縣判云魏公唐室勳賢
名傳青史既是替纓
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
車牛特免今之縣令敢
爾乎

凡自岷州趨宕州泂水而行
稍下行大山中入棧路
或百十步復出略崖登
益不可乘騎必步至
臨江寨得白江至階州
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
傳所不可行挾之山水
秀絕天下無有也臨江
之上處當大山中西
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
無際出眾山上居人曰
此雪山佛居也有師子
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
是蜀所記無憂城東
北望龍山積雪如玉者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
驗間名草澤許用鍼
自腦後刺入鍼方出
開眼曰好怪：翌日聖
体良已自尔以其穴
目為怪：穴鍼經初無
此名或曰即風府也
房州醫者雷震自言
少時在襄陽一日雨
過城

千人常以大樹庇身累日乃不復見又隴州吳山
縣漢高村閔中李氏所居一日大雨有物墮庭中
如馬臺狀乃一皮撲頭也垢膩寸餘蛇蟻出入臭
聞十餘步李氏子欲焚之長老曰不可然雷鳴不
去在屋上夫餘現者不少衆現之少間黑雲如墨
下庭中遂失去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
後劉貢父於僧寺閑話子瞻乃造語有一卒子與
同里子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
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典着賊贓
暫出回避一日卒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
日為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着

賊詩子瞻亦不能喜愠

拓校 据何校改

古显鳳翔府麟遊縣每令長上事必作招袂舞其節
奏與諸處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宮本山縣無妓子
但上以手分書耳

堯之治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岐陽文忠公序唐
曆志以無補於人倫

何本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庫代
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
曰這箇使不得

張安道晚年病自家厚資南京庫帑不迨也常閉目
使人運筹一笑差必能摘之庫物精粗分毫不

謬

蝎何本 蝎入何 棧沒 餘何校 數

嘗見呂相簡與一鄰縣官託買酒云今為親將至專致錢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送來納錢二百煩碩一人擔來

吾家舊畜鏡傳為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其畧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端聖淑字名少空有並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誕節名秋藩鎮進鏡若紫絲承露囊此幾是耶

何校刪也字

郭規性善諛攻詞曲以選人入市易務不數年至中

何云規刻本作詎規字据何校補

行元祐初釐校市易腹以為承議即親知每見之必詰問所因郭詞吃不能答何所傳詠甘草以見意云大官無悶剛被人競來相問又難為子思敷

何本善所字

陳且祗將甘草論朴消大戟并銀粉疏風緊甘草閑相混及至下來轉殺他人再甘草有一人

何本善在字

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變行之至今以為常格

何校青

狄武襄西河書佐也逋罪入京竄名赤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為清澗城指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鄜延种閱軍書至夜分後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即至每供事两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然

何云刻本作北人

又延之於范公遂成名遼人信誓两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至誠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取之遂大喧教蹤跡去來辞逮北疆紛紜久

据何本

以字据何校補

之因具工起築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層躬率十緇日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不暇幽汲如指諸掌

熙寧中余知寧州襄樂縣排架閣以周祖廣順中平兗州慕容彥超露布為祖潭州架閣以建隆四年求遺書詔為祖

周世祖宗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為城也

郭祖受命討守真貞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真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郭謂祖紫世宗太祖也

守真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婦乃再吾可知矣遂

決既嬰城無砲材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浮木千

百皆砲材也守真大喜以為愛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子是為符后

郭祖宿帥河中逾年嘗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為逆者固守乃矢言曰城開之日尽誅之幕府曰若然恐逾固矣第告之曰非守真者餘皆一日城開乃即其地為普救寺

太祖微時多游閨中雖甚窘乏未嘗干投人或周之必擇而後納有佻錢之餘必復與人人頗異之長武城寺僧嚴者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其長武城骨氣使工人貌之今置神御過者朝謁其繪事本

褐衫青巾據地六博後易靴袍矣

据何本改

何本木上有上字

並据何本刪補
何云夸市刻本作靖
市筍刻本作剽劫

按舊同證誤引作事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色上色愠范質
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
方罷莫不沾醉

何本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紛擾剽劫莫能禁止謂
之夸市雖至王公不免筍剝太祖陳橋之變即與
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
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群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綬承旨陶穀牽
衣留戀堅款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
回來難為斟酌也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
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

云

太祖朝進講為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往及久之
再後累朝但端默諦聽得有高確仁宗尤所耽味
日晏不倦每及祖宗彛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
加肅敬

此条据何本增
神廟博涉多識聞一
該十每發疑難迥
出衆人意表故講官
每以進講為難退而
相語曰今日又且行
過也黃履拉蘇子
由手使捫其腹曰
予腹每趨講未嘗
不汗出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取
唐募軍有翹開負米之格取門閤持其末五竿為
合格

太祖射使搦折弓弋絕力斷弦踏翻地面射倒射架

王得用射訣鋪前脚坐後脚两手要停不須高弋裡

絃外覷帖子急拽後手託弓梢劉昌祚云某把弓
萬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何云昌一作費

仍云搆刻本作輯
現按搆宋諱

並从何校

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驛真定潭園有兩朝
行宮歲謹結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批
排二年裁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畸亭榭
皆王氏父子所輯宮後又角大亭乃耶律德光
造犯之所也

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製車銘其
略曰昔在前朝獫狁孔熾嗟予小子其承云諸
路分置作院

北河設五都倉講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絕而上
賓是天未東欲熇薊之民歸中國乎

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至
今樞司以匣藏之也

太祖深鑒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即位尽收諸鎮之兵
列之畿甸節鎮推置州事以時更代至今百四十
年四方無吠犬之警可謂百世之功矣或云陳希
夷之策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親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
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
賺得英雄尽白頭按太宗一朝五放榜一名安得
綴行之士又武元衡遇盜之事是與晉公同行並
轡趨朝使戴毡帽雖傷不害以為逸得脫考其時
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脩唯唐
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畸既進御翌日有舊唐

度麻康定以前朝士不披
毛涼衫公服重戴而已
冬月或披毛衫亦多老
人徐常侍鉉不披毛衫
而得寒疾今則無問
寒暑雖六軍衛士亦
重戴披衫而士大夫
錯雜路衢無別雖曰
涼衫實熱衫也
杜常昭憲太后之族子
也神宗聞昭憲之門
有登甲科者深喜之
有旨上殿翌日論執
政曰杜常第四人及
第卻一隻鬼眼可提
舉農田水利太祖
常謂陶穀一隻鬼眼
右二条据何本補

並從何
校後
皆同

書不得毀，必之，諭執政公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為之？魏公對曰：脩分作常紀表志，既退，語曰：亦應其文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逵者，携一子方孩，飢凍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產博守汀洲，以賊敗，杖瘡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矣，未知彭年之為人，獨念祖為執政，而孫而若是耶？既而見劉貢父，盡得彭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施不差，也後連因甚，與其弟婦法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王君貺并三字，二十有七歲矣，自^爾居洛起第，至八十歲位至宣徽二府，維何本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

三字一本批正字
按宋人目知制誥
三字

舍早世，唯有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克^其隅，未完亟壞，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本始姑蘇人，富家又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本始姑蘇人，富家又無子。

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集何本萬，末年

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也或征而多

取之，則法必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為以抄

請鹽，兼為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為

重載，易之為抄，則數幅者，輒方封寸，以上拱佛，獻家

廟已而奉親，非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

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

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予元祐中，詳定殿

數幅下接紙耳云

德何本作總
校云刻本
作符

殺下接楊
提云

試是年秋為制本考第各蒙賜三餅然親知誅責
殆將不勝宣仁一日嘆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
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好意
智熙寧中蘇子容使虜姚麟為脩麟曰盍帶些小
團乎子容曰此乃供上之物侍敢與虜人未幾有
貴公子使虜廣貯團茶自弄虜人非團茶不納也
非小團不貴也彼二團易蕃羅一疋以此一羅酬
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貴貂邊以大團為常
口小團為常供密雲為好茶

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又
文無甚異唯求之款意與之款抑為意

古今事有德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烹酈生耿弇
破張步殺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
生仲達死姚崇筭生張說張德與据裴晉公與皇
祐中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殺罪國子四門助教熙
寧末子過其門見嚴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
公畫像乃近年筆多為俗人書題唐詩之譜牒詔
詰無一存者乃曰為官負持去尽矣唯有周持登
城縣帖判狀輩數種有免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
室勲矣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唯與百姓雷同
其車牛時免今之縣令敢再乎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問召草澤許用鍼自腦後
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
由即風府也

虜州醫者雷震自言少時在襄陽一日雨過城紙耳於是禁絕鹽沿邊置折轉務張官置吏買見錢充折斛斗雜客得錢不能致遠必來買鈔用是邊雜不匱鈔法通行逮至熙寧邊事稍勤用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爾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抄價折開於是金都歲中軍錢三十萬實買抄以權}見錢不繼鈔法股削治聖水冷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良可嘆息

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衮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為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珎尚鑒別亦過克先丁晉公為福建轉運

問遺下接者輒方封寸云

使始製為鳳團後又為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為小團其品迥加於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斤唯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析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遺楊挺與孫贖斬龐皆同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為之少扼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二扇邊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向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

何云勤刻本作

何云治聖刻本作治鹽

何云二城一作上城

符節之制然蹈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涇州東長武城在城樂最為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

親征薛平嘗駐驛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

柱上有太宗題字尚在也北阻涇水即高塹二城

樓堞再完

曆日後宮宿相屬相聯本是一甲子以真廟後年五

十九嫌於數窮遂演之為一百二十歲然竟以是

年登遐

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顏師古以原為重謂京城

已有廟而又立為重至引原蠶之原大抵漢陵

皆作原京城在渭溪一故謂之原廟陶隱居不詳

北藥時有訛謬多為唐人所贊人固有不知無足

怪也

新唐書以淺水原懷中冢為渾城平涼會盟所設戰

士歛死者平涼雖淺水原三百里無容以數千人

遷致三百里謬甚矣懷中冢乃太宗征薛平戰士

也亦有馬慶是時天下初建十昭仁寺宜祿縣乃

其一處居寺中當戰地也蜀人吳縝有新書糾繆

至十二卷

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謂周公之文然乎

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

禹貢曰砥柱析城至于王屋陝府三門是也絕河流

若名墻然鑿為三門河經其中東潭如小城狀即

析城也禹廟在西潭有時下望砥柱可百步屹然

陶隱居提行

二十校三刻本
柯本作十二

何本有亦字

中流高數百丈尺銘勒其上但取稍平處或三處

五布昌冒一峯之間其字方可尺餘魏公撰文正字

薛純稷之字也每欲印榻伺天氣晴明先維舟砥

下中梯而陞上數日不可竟俯視洪流足酸目眩

用是難得真本元符中大水壞三門一夕寺廟皆

失略無子遺銘亦失數十字

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

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前見

畢亦密賜羊羝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

虜中供物善糜物如猪獐若以一鬻置十斤肉罪

即時麓爛臣下不敢畜唯以賜南使紹聖初備員

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因虜傳大駭亟求

不見乃曰柰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礼厚南使方有

十枝本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捕十數以

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某等皆

被責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教無用自再直至

還界無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貴重如此

劉綜知開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廷之從容曰卿與中

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

下官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

中未幾出知廬州

顏師古註前漢蹴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踏為戲

樂若於氣毬中用物如何勝踢古人亦有謬作

唐家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穀洛城歲為患攘天津

猶何本揣校
云刻本作猶

何本作亟來求見

何本盧

何本作躄鞠

何本作繆

浸宮闕，墊城廟，不已。本朝無五年不河決，而穀洛之患殊稀。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為祥害。自祥符至熙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公私蕩沒，富公晏夫人尚無恙也。倉卒以浴桶濟之，而沉水退，死者衆多。婦人簪珥皆失，多有脫腕之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下門不及。洛中故有語云：長夏門外有莊，福善坡頭有宅。平日但知以其形勢耳。至此乃知水讖不苟云也。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麗，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至樊杜，數百里間。泉石占勝，布蒲川陸。至今基地

何本作林泉校云刻本作泉石

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賞。諸司唯司農寺山池為最，船惟戶部為最。所以文字鄙却，舟御戶部船也。

建中貞元間，藩鎮至京師，多於旗亭合樂。郭汾陽纏

頭絲，率千匹。教坊梨園小兒，所勞各以千計。元豐

中，劉伯壽謝事後，以議樂召至京城。已事得請，薄

有霑賚。與唐沈丁竦皆耆望，日閱於樊樓。凡京籍

者，率造焉。未幾，種諤自廊延陳邊事到闕，一日期

集于樊樓，紫卷織成袍，金束帶。劉沈皆尊中，鶴氅

都人現者，頗塞。是日諤揮散亦數千人。神宗密令

黃門窺之，既而諤獻上卒。貞元故事，勉以渾郭功

名

何本作沈唐校云刻本作唐沈者作期

樓

何本無人字

何校刪也字
何云初是人姓

希夷先生搏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奉之武
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鍊氣年已七十餘
華陰葺雲臺廢現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問以河
東征伐事搏不荅師出果無功居數年見太宗曰
今可矣遂克又告以真皇景命策藩侯而令之本
鎮所補治道甚多知人貴賤躡外今有人倫風鑒
行于世後人集先生之言以為書也

熙寧中有一朝士^初齊人知定平縣韓子華宣撫經由
怪其縣印漫汗因取現之宰公處前曰此皆雖故
非是本縣鑄造子華曰為宰曰陰指其頭刻曰太
平吳國二年少府以知此之子華頌幕府^日故
正無由是也

本朝草聖必得人知名者蘇舜元舜元之書不迨舜
欽筆簡而意足其子^浦解元豐中為江東提奉上殿
神宗問頗收卿父書否對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
進來^滌退^走親知裒得數帖上一閱抵地內侍
輩取之乃舜元書也上鑒之精妙如此

河中范鼎臣潘佐外孫也有才辯高識能道南朝故
事予之尊外祖也母温楊涉之外孫也予^兄初遊
李温夫人無恙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日視針指每
道唐室故^歷事^可聽或見予兄服皂衫紗帽謂曰
汝為奉子安得為此下人之服當為^白紵^纈繫裹
鐵帶也或命飲宴燕則以琴自隨此汝外祖出入
躡也必有蒼頭負荷今胡不然脫或侵夜^廂巡防

衛至所居頗如是乎予兄曰今不鎮了已是幸事

李允則再守長沙裁供備庫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

財用農田各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藝

稻穀高田力水不及一委之榛莽允則一日出令

將來並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大以為撓且未

知粟米稈草為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搆致

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為錢一千

自再誓以高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米妙天下為

稈湖北就南湖致粟米馬秣也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

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起

於便寢別設留倡徒用小樂魏胡達旦或詠東野

三月晦詩云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

又詠中秋詩云莫辭終夕有動是隔年期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紫荊不設正寢側三間小

廳事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各一位與

堂相差每位東西廡鑿二井後園亭榭制作雄麗

見之使人竦然廳事有倚子十隻櫟制古朴保坐

分別自韓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見柴荊

既而現堂筵以及後圃晒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

堂中又有雷時酒如膠漆以水參之芳烈倍常飲

之皆醉初河南府歲課脩肉米植或不前俾有同

督按乃曰為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既而有旨脩趙

普宅了上供

何本側下有入字
間作門

何本棟

何云焦一作与

何云祁疑作岐

刻本作韓

何云少字關東作宋

長安啓夏門裏道東南亭子。今楊六郎園子。即退之所謂符讀書城南處也。樊川卷育所居。焦詠府竹園。皆祁公別業也。少東白序都官揮金臺軍別業。老杜所詠處也。

王世則長沙人。冠歲辭親入南嶽讀書。其父遺之二

千。居數年還家寧親。既而出二千。封識如故。明年

狀元及弟。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善相人。一年

春榜之京師。命擇壻。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

夫荷蓐囊從驅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

寒温。延之共案。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还洛也。

宗魯不復之師。與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既

得貴壻。可復回矣。此人生不出。選調死封真王。於

是壻之。乃張封實也。生温成皇后。天聖中登進士

第。終亳州軍事推官。後封清河郡王。

司馬温公與龍元魯俱為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

龐穎公帥太原。温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

公謀於劉夫人。欲有所置。留發之。張欣然莫逆。未

幾得之。凡歲幾朝。温公未嘗眴睐。龐劉知之。必以

主母出嫌。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温公不出。食已具。

是婢靚粧就書院供茶。温公佛然曰。這下人。今日

院居不在宅。再出來。此作甚麼。明日穎公幕府白

司馬縣丞。却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縣孫兆曰。

司馬縣丞。可惜不會彈琴。却會驚廟趨。聞者大笑。

何云空格一本是君字

却何校作元來

何云縣刻本作院

出何云刻本在

歲幾何本作累

何云劉為誰

何云一作杜

何云布一作古

何本

一沙

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
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
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錢線墻拈伴
伊坐柳遂退

唐笏短厚不屈今往往見之王欽臣所執是也西京

任諤所守任園忽也賈種民

所守賈耽笏也以其短厚故可以擊人今人之笏

雖有段少連亦無能為也

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嘗遇猿凡七十

餘發皆不中猿乃牽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

獵

神宗自隸明川郡王即位熙寧初陞穎川為昌順

知其君謬遂陞許州為穎昌府

季布為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即今之河

中府以言密鄰王室股肱相須今人守太原謝上

表皆引股肱踈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者好

與牽子同遊李文談不悉是非後居揚州凡答親

舊書若言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

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座子容少急杜遽

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為

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

溘然

具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為河北提刑解舍

在具州方出城而難作其室就乳一家分散匿民

何本漸

州何本

知何本

何本晴

何本乃字上空
十八格

何本咸

何云中寿一作
子青

何云王迴遇周璠
姬事胡徽之為
作侍或取以作六
么

何本求

家遺其乳子而去事定還曰居疑塵滿室地上猶
有被褥竟有物動視之乳子在焉目精炯如以口
左右掠乳收而鞠之今河南李顓妻是也有子登
高科至今無恙乃知老子精□□□和之說為不差
新唐書去取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姦臣亦多
矣所戴者才九人可尽信乎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瑊寧洗足瑊寧捧玩
久之王曰何也對曰瑊之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視
之哂曰不迨吾謂渾中寿也

或薦王迥於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柰奇俊何客不
喻或哂曰此介甫諧也王迥字子高有遇仙事六
么云奇俊王家郎也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教命其二
奉天詔也一曰今賜詔書卿劔一口上至天下至
泉將軍裁之一曰今賜卿筆一管空名補牒一千
紙有立功將士可隨大小書給不必申覆如有急
令馬希倩奏來朕今與卿訣矣鉞樂鐸與栢金絲
尚存畫像少年衣生也與蒲中像少異侍立絲袍
胡須人衣表之曰善射郝將軍渾瑊寧少給事汾陽未
嘗憚勞汾陽在軍中瑊寧席床下夜中酒溺器必
溫汾陽問之對曰向挾以請寢汾陽念此可教也
逆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作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
兩為開通元室亦曰開元通室皆有肩乃太復寶

何本宮

后指甲痕也。進樣時，誤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今獨隸體錢行，拵不八分，与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識，已見武德年。

晏丞相領京兆，辟張先都官通判。一日，張議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語曰：「本為辟賢矣，來會矣。」會道無物，似情濃。今日却來此事，公事。

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有羊肉麪也。

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見息二十二人，或傳耆開窓直廡舍，先以馬合縱婢，隔現之後而為之，罔不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之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

何本亮

何本冬

何云如一作好

仁宗廟有侯傑者，踏弩六石，拜官。世謂侯之六石，元豐團教太保長，却為陳留弩，踏六石者不數也。七石以上方着籍，弓平一石七斗為應格。建中靖國予為定州各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從容矣。循州如人五七斗者。

予嘗行隴外，百家鎮温湯，即哥舒業也。寺有小碣，石色鑑著。大中十四年崇信孫梁記著。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貞牒。天祐十年，河東不稟宋梁正朔號令。至天祐十四年，茂貞亦然。春秋之法，正朔所不得行，不為正統。朱梁系唐史氏之失淺矣。

元祐末，宣仁聖烈太后上賓，遼人遣使弔祭虜使回。

至滑州死剗其中央以頭內孔子植其足又取葉
數百枚按指道躰以疏別造轂車方能行次年春予
被差報謝石蕃見其輓路深尺餘此蕃國貴人禮
也賤者則燔之以歸耶律之祀尚矣

李鐸諫議知鳳翔卒有胡蝶之祥自殯所以至府宇
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
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月方散至今岐人
能言之

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會寺供僧致獼猴無數
滿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詰也

西域之蕃慶中國以至夏契丹交駁固不在鄰郭今
青唐是也吉倒每十橐駐稅一如是積六十年室
貨不貲唯真珠翡翠以櫃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
豐末年官軍夏青唐皆為兵將所有縣官十不一
二王瞻以為駝真珠每線長六尺象犀鞞為粗重
棄之不取也中塗有旨搜檢凡戰所挾投之黃河
唯環慶一官露刃相白語曰我殺人得之有死而
已吏不敢問王瞻在房陵賣金皆佛臂脆金不精
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煎罏鼓橐久之
既出金在掌而手宛如故瞻匠大駭而罷數日有
海南之命行至九重原自縊房人至今呼瞻為歌

利王

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為江西運判喪妻
甯氏適有曾氏子監洪州鹽米倉卒官其妻春明

宋氏有色彭意欲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
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間
曾歸一朝官彭不知紹聖中彭典九江卒將逝命
索筆人以謂必有倡頌乃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婦
今而住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長安令府字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錄廳
前石幢即即官題名石也張長史書序筆畫整楷
如張君作字詭怪顛倒不可名狀至為楷法整若
軍陣乃為能字之極無所不可

波唐善詞曲始為楚州職官胡楷知州事差打蝗虫
唐方少年負氣不堪其後作皇虫三臺且曰不是
這下輩無礼都緣是我自家遭逢楷大怒科其帶

禁軍隨行坐贓三十年至熙寧魏公劄子特旨改
官辟充大名府答判作霜飛葉云願作早歸來記
已語介甫大怒矢言曰誰教你及河犬決曹村凡
豫事者皆獲免其惟唐衝替久之王廣淵以鄉閭
之素辟渭州簽判作雨中花云有誰念我如今霜
鬢遠赴邊侯廣淵聞之亦怒責歌者唐鬱不自安
竟卒於官先是曲初成識者曰唐不歸矣以其有
身在碧雲西畔情隨隴水東流之語已而果然
元祐末字文昌齡命稱聘契丹皇城使張瑑介為張
頽齡樞府唯其行瑑克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
甚樂北虜棺銀裝板三百兩既行瑑飲冷食生無
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

後者無供瑛怒罵不足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病三息竟不復命登對進上面哂之退語近臣曰張瑛生還李何詣都堂諸公大笑昌齡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者有甚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眦眦阿翁剗地又却來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屏上以皮條繫一牌牌上刻行室二字予曰天子正衙而謂之行室社紘大卿曰此有司之失也命作御在所同行曰本事見他社出自法云凡自外詔京者官既降告付閤門劄萬本官必曰可依條文劄本職公事乘迤馬發來赴闕子在都司以此白宰相凡州縣監司行遣文字當著依條今劄坐聖旨是口猶曰依條恐非也宰執唯唯即時指揮去二字不期歲久復著所謂官抑不如曹抑也

韓魏公慶曆初自副樞出知揚州至使相凡十四年開元禮不著凶禮以為預凶事凡朝廷大故倉卒裁處絕無所考據柳子言之詳矣

唐定邊事二十年國史無一字言之以諱國惡傳燈錄不著二祖償宿債此皆切要因緣俗季所諱熙寧中蕭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貴注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謂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上面之既退語近侍曰兼注波

許相文節張公嘉祐中長憲臺言事無所避一日神

宗慰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對曰臣非孤
寒陛下乃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親
戚朋友陛下惟中宮二人而已豈非孤寒上罷入
內光憲覓上色不怡進早膳躊躇光憲啓問上以
公語道之光憲揮洒上亦隨聽自爾立賢之意遂
決

州東王文公寢疾真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
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計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
一劑繫絆与一服藥且大家廟離

前輩雖介甫士有執一不移之節有裴鎮崇班者晉
晉公之後監華州赤水鎮酒段少連領漕事巡過
責其職事命去幞頭旣而曰且与幞頭以待再來

點檢裴甲此幞頭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運判
旣命去之不敢擅囊須候朝廷指揮自再露頭治
事凡出入見賓客以至迎送露頭穿執者三年朝
廷亦聞之有旨段少連不合去官命巾幘罰食即
日復冠人方之貢禹



Large, faint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上海' (Shanghai), oriented vertically across the page.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ocated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ocated below the first seal.

Small characters, possibly '上海' (Shanghai), located at the bottom right edge of the page.

